

筠

齋

漫

錄

筠齋漫錄小引

陶元亮曰詩書數宿好園林無俗  
情斯寔幽棲真境哉鄙性顛撲素  
鮮嗜好曩葺敝廬度間故貯群籍  
可以永日可以樂饑爰築斗室於  
叢篁深樹間日手一編頽緡帙浩  
瀚久輒善忘時擷其竅可喜愕而

有當于衷者手錄一二寘之奚囊  
積歲蠹蝕乃裒其存者僅十之二  
三彙之成帙青燈之畔黑甜之餘  
時展玩焉上以方之雲英韶龔下  
六何必減綿謳趙舞傳奇新劇也  
蚤歲得先括憲章錄卒業焉

廟謨炳朗尤臣乎兩當三復眼膺而

不能釋者矣之卷首而

國朝名臣逸事次之餘若漢晉而下  
以次臚列客有過齋頭曰盍付剖  
剝氏余謂此于藝苑不當管中一  
班禁庖一鬻胡以蓄木為客曰唯  
唯否、覆載之大肇自抔隨流峙  
之廣昉于卷勺斯亦可當二廣之

前茅乎故謨訓之著可資紹繩經  
綸之迹堪備參攷幽蹟之撰足宏  
識蓄且也一可貫萬約可該博要  
不越聖門軌轍也由是充之而探  
今古之蹟體天地之撰此其權輿  
矣間有未遑倫次者蓋隨筆湯識  
尚冀同志補其遺而正之爰叙其

槩而識歲月云

萬曆歲在重光赤奮若益頁八穀旦  
延陵黃學海書于翠微館

筠齋漫錄卷之一

臣黃學海述

憲章錄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  
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  
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  
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  
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  
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按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士之所尚徒締繪綴緝以為麗佻屈軋茁以為奇殆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飢矣此大哉王言不但文士之所當究心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當永言而留意也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 按嘗厯西北邊徼見郡縣



長仗徃徃以人品允庸及胥史雜流為之土地瘠  
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不聊生欲  
稍為振起彷徨四顧益無可委之人乃知我

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為吏部者當深思  
而重念之也

命禮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古之聖王恒汲  
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  
者豈其智之不足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後寔以  
天下之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

以爲治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足稱者，宜令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令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况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年，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畊，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

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  
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  
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  
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  
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  
傳之父卿可持至乎濂以其父進 上覽之曰誠  
如卿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  
心凡可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奉陞起居

注遷考功丞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材皆效用矣

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蔡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

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曰慨然曰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渥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答

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  
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名阿意者詔  
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  
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  
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  
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  
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  
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

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著為令 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益  
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塗厚揭債利  
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  
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  
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  
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  
上謂禮部曰為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

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  
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  
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

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  
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啟釁  
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  
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  
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



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徵耆儒鮑恂等四人至京師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後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

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  
為患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  
為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  
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  
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  
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  
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  
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數  
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

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畊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吏部尚書余燠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燠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鞠得實以燠專擅戚柄并文徵等誅之

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徭獠恃險竊祭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為患

益涿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為知縣  
徭獍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  
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綸福彼雖兇頑豈不  
單心向化為良民乎

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  
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  
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私  
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  
知其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

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畊女  
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  
給人足積蓄富盛尔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斂以  
傷國體

常州府官范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  
貨無厭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  
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設使居官蒞事之時  
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  
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裁奸貪以

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齋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虔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

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  
者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  
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

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  
見聞廣達於事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  
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  
不遣 上曰正謂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  
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

穆公不聽蹇哢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驟  
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當置翰  
林以備顧問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  
曰人君以四海為家曰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  
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  
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太盈庫不必深責也宋  
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  
以償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



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叅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詔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數間有幾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甲子太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

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  
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循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  
與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  
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  
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  
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為  
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絃下絃  
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錮

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者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為已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年受無窮之害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

初上以蘇松水患為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

視槩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潞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堙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寔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滄浦口可

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  
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  
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  
兩岍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  
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  
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蹕  
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  
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候既開通相度  
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

岍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有便 上從  
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上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宜  
有等差嘗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  
種間田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  
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  
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  
是 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  
餘糧悉與自用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六月壬寅朔日食比年元旦日食且半歲兩食十九年八月朔日食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又日食

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諛慝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上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太子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



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  
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  
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  
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  
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  
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  
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  
田二百七十七頃并畊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  
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宮觀凡為殿觀門廡享堂

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  
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  
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  
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曰田  
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  
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  
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  
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言然後可以

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  
誤哉

尚書黃福言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  
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  
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於緣  
河北兵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  
河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  
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  
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

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  
開墾 上役之遂遣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仍命  
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  
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於 上事竟不  
行 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  
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  
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  
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柰  
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

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  
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  
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  
隱者與之俱遊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  
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  
以示卿等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日論漢唐開創輔臣侍  
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

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上曰  
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容皆不見用而  
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為難也

統正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  
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  
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  
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已  
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  
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戍宜從南北所

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楚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各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揚之議是矣未免猶以專柄為嫌而不果於行若鄺楚則硜硜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搽柄欲逞其忿揚士竒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數不可得焚寨而還

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  
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  
軍民疲敝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數又不可得  
而還賞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  
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  
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  
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為功之首其  
實罪之魁也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曰元陋吏部主事李賢



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  
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廢  
修舉大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  
上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覩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  
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  
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  
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  
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

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  
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已數萬軌等僅以  
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太半而東南曰  
之騷動驥輩不得肆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  
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為意世道  
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  
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  
然未嘗立於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

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籍竑至畫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徃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餌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回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

人為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云

久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采曰勤聖學顧箴警戒  
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  
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  
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  
以為陛下—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  
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  
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  
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

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闕咲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

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兩電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墜羅裳縞羸得天顏一笑

懼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  
承春風黃金作豆莢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  
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  
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  
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糶捺瓢盡作溝中瘠  
明主由來憂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  
千斛活取枯骸十萬人

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  
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

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  
若衛青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  
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  
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  
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  
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  
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  
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  
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

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  
於此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卒以致車戰法亡而  
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  
則是其法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  
且車卒牽制難行至目為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  
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  
與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  
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



職委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  
以上在外州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  
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賊罪連坐舉主 按當時  
罷職官員惟無賊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  
自嚴氏擅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為不許舉用  
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  
身矣

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曰先前  
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

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提兵參將并都  
指揮等官占為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畊夫且  
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  
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  
欲邊城充實雖傾府軍之財竭生民之力柰軍士  
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按王  
鰲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  
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  
二十石趙充國留田邊中內有已費之利外有守

禦之備卒坐困西羗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旅  
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  
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  
不可行者何哉鑿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洎往浙江考察為被黜  
者妄訴之且加謫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  
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  
其為人既去方惜之彼譎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  
否是非而回循以致高位世故謂之能人噫此朝

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搽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

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如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獸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若夫造道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

順天

然也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  
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  
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  
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  
按何喬新曰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叅  
議朱英督察奸弊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  
利擄掠馳至橫廡間誣宗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  
屠戮殆盡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英力爭  
其非辜且遣使請盛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

觀之則當時所謂破寨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秦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感被殺降之誦殆亦有由也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耒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地赫連勃勃

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  
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  
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  
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  
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  
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  
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  
阿羅出掠我邊人以其嚮導曰知河套所在不時  
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鬥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五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威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

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嚮導此寔  
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  
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  
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  
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  
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  
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  
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  
黃河西岍地名一棵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  
河海子由火子腦兒灘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  
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寺處共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  
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  
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  
一路營堡移後直道是雖不免輒勞一時軍民之  
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

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  
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  
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  
猶知記憶楊琚之策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  
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怵目自非生於  
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巒  
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方之  
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

多致疾病道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  
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  
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鬪矣事下兵部  
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數冊所取山西軍  
丁幾何山西各衛數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  
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數冊取補詔可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賀等奏胡虜之衆不過  
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徃徃得利而去且河  
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

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統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處庶幾有備無患

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慧星昭示鑒戒皇上兢惕不寧臣等六皆憂畏既已略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脩

省亦徒為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 皇上  
撻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  
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  
無比當 皇上正位青宮邸邸密謀廢立彼以內  
閣大臣略無一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  
是乃賣國之奸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  
四川聽囑權家之子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  
書姚夔用私滅公貪財黷貨比曰度僧受銀鉅萬  
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

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餽送之女結勢要  
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柔凡  
此數人皆是致變乞賜顯黜用答天意 上曰如  
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初南京科道因天變  
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之俱得實奏  
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緝子冒籍  
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免  
理行事欠謹金紳叅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或調



用或罷黜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  
宥之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  
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  
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  
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  
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奸貪  
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  
奏從其議

羅通江西吉水人永樂中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  
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已已之變通上  
戰禦之策于謙薦為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副  
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  
通好談兵遇人輒喋喋不已其言詭恠不經說者  
謂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邊才云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戢不行而余子俊修築  
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  
邊牆實未嘗有唯剷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

臣屢以築墻為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  
迄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  
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墻也  
我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  
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  
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目勸上親賢講學  
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後好上嘉納之

兵科給事中郭鏜等奏摠兵劉聚都御史王越馬

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  
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張謹  
初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重  
加黜罰以為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  
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  
之

按王鏊曰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  
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  
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

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令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又為二館令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令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按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

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  
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邀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  
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今曹書之以宰臣  
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今曹之人宰臣之意  
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退書于數十  
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  
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偽或奪于衆  
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  
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姦儉情態亦無能

戮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徃徃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揚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眾數萬然多擄掠脇從之後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之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獎勵十餘

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役數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矣 按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為納銀茲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邊境既以市糴為艱而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免請



業內帑而虧國損民二人寔爲之作俑也

嘗莊誦

聖祖謂侍臣曰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  
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

成祖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守成  
者爲書名文華寶鑑以授東宮又謂解縉等曰  
皇考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  
書稍充廣之其爲國本計何深遠哉創造鴻  
業之始即惓惓於搜逸才徵宿學正文體體群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三十四  
臣允聽補之在京者念其久住客邸日有所費  
假貸於人皆與道里費仍給舟車又慮遐方風  
俗未淳擇良吏以化導之

聖謨洋洋如日麗天一動一言孰非萬世軌則誠  
宜卜世長久而貽萬禩之治安也猗與盛哉

筠齋湯錄卷之二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野史之述尚矣禮失而求之野先民所不廢然  
人持已臆言不雅馴如瑣綴專詡已長而訾人  
之短燕對務矜榮遇而諱行之疵錄 三朝之  
寵接者曾莫知其胤之惡記雙溪之雜言者豈  
盡協于論之公至近代理學諸錄皆所稱表表  
者而中或猶有遺議况其下者乎以及水東保  
齋出使等作風益流矣余特擷其不詭于閑者

錄之其粉飾矯僞以蓋私匿穢之說一切芟屏  
米輕信而采鳥非敢附袞鉞筆削之旨抑以見  
擇善之義云爾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  
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  
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紀國初周顛張鐵窟  
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顛仙之事 太祖親立碑于  
廬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乎則

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年之有以之故亦得聞

頗不經余不敢信今見其仙奕圖三羊題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因識之出震澤長語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不自律在任治賦吏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垕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而輕考察甘得完璧有為對

揭于途者云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  
公道為之歎焉此始聞皇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  
有由來矣

出餘冬稿

國初班戶口食鹽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  
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  
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而無一人言于上  
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  
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出餘冬稿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提兵

鎮道東歲己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艦直逼望  
海碣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  
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  
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  
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  
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碣下江披髮  
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  
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  
舉者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

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走

艚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

出天順日錄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朝知

名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

服一出邊境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

負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

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

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

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



豪邁之士云

出天順日錄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  
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  
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  
經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畊牛  
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搜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  
絲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逸西番使過盡驅婦  
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

也

卷塘詩話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行南京慶  
賀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  
告監國表命庶子賈善撰呈稿  殿下不懌命尚  
書蹇義持以示臣士奇曰甚寐寤且不着題以賀  
白鹿白龜皆可命臣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  
金門而送喜馴丹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  
類踴踴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翬翬在文王之囿  
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內廚進  
膳遂命內使陳昂撤以賜臣且傳旨諭臣曰其勉

進菜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亮直之言慮  
有過不知急得相見也

出三朝聖諭錄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 上頗厭  
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埏用  
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臣士奇等榻前語以謙  
之逾分臣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  
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  
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

門臣士奇獨奏事曰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駭相與以言為戒令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是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特召臣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尔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書親諭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過命戈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事毋以譙為戒曰諭臣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朕知心無吝於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名戈譙諭曰尔本清鯁之臣朕令取清鯁用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罷伐

木之役并糾察安等 三朝聖諭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  
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復  
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  
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

諫 蓉塘詩話

宣帝最好詞章選南陽與陳芳洲二先生日值南  
宮應制南陽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皇贊陳  
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

考永齡我懷思考治平賴忠貞考弼成宜壽域考  
同升南陽以指圖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  
官促進甚急先生曰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賜內  
閣二楊先生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何如楊曰好  
詩中官曰先指壽域為未好何也南陽默然少頃  
陳退食遇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  
贊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瑣綴錄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朝議欲贈以伯者以  
無例而止蓋為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

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瑄封忠誠伯生可受封  
死何妨贈言者未考耳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  
尚書郭公資年遂贈湯陰伯餘冬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口音宏亮丰姿雋厚望之者  
知是享福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  
中畏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  
懼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白也一日關誥迎  
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十軸誥來宣之我  
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與是翰林代



草與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云  
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  
二字中聞之雖恚強笑容而已

天順日錄

正統間石璫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僉事清  
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丰偉岳殊衆人而石才  
行猶入舉公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  
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衆人遇石有占命  
者曰石向去遠到腰玉尚未艾也王嘗止五品壽  
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皆本于

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與夏御史塤言如此

出野記

王抑菴先生還政歸太和日有歎落花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歎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叢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凋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歎文衡之任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誠亦湯浪為之耳正統某年會試王抑菴先生主考前序云天之愛

人君莫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  
佳

真定邏卒獲一人為虜語甚悉以為先被虜見留  
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  
中數日而今捏此蓋先為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  
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使臣豫備紇荊等關口  
曰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 詔止治備而  
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欲其  
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

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涑水張鵬心疑其事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奴在京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作業被樵楚潛匿於外妄為此言彼邏者從而附會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盛臬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公翱鎮守兩廣允高奏覈其失政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後以直諫景帝旨下卿言固是朕自省察

逾二年聚考在京百官朝已陞家宰得行已志却以允高為輕浮少實降古田縣典史往歸都察院院長皆為惜之允高從容曰此去在臬以為怨今止去臬一字尚存史字是雖戲謔言甚曠遠古田在萬山沓嶂中允高曰賦詩云縣門如水倚崢嶸租稅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詠也無官長要逢迎後陞四川羅江知縣羅江亦萬山仍訟簡多暇韓都憲永熙謂曰王九臬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除臨清轆轤處使奔忙日夕不使愜足下閒散

之懷方是會安排也允高峇一絕云才劣豈宜居  
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  
官一度閑誦之可知其襟度之廓如兩詩得怨而  
不怨之意鄉官中要如此人甚不可得其政事之  
得體及遭播遷略不見抑鬱無聊陞知府致政足  
迹不詣城府為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處  
非終日旅進旅退者之比也 出客座新聞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  
先是文昇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副都

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昇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涉險道飾廚供帳鮮備賄托隨後見汪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惟文昇與汪無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譽鉞而詆文昇鉞乘間短毀汪還奏文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林聰同寇同汪往勘 稍加恭敬勘報一如汪言遂下文昇于錦衣獄文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成七年乃宥還尋起復

用累遷太宰少師

出類編錄

文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萬  
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  
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在吏部久又  
壽光劉詡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並於安獨  
持正論安雖害旻為詡所梗不得行詡為安所讒  
間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托所私道士李自省譖  
旻罪下旻子侍講龍于獄令旻絀仕連及旻鄉里  
故舊皆降謫外補如是鍾張海輩亦在貶謫之數



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罷斥  
萬安臺諫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  
附安曰為之地寢不行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而以  
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赤心報國之  
語以太宰應城尹公不右江西人物叶謀盡力擠  
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起  
永新劉敷長臺憲高安黃景二禮部四人皆當世  
極稱無廉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

修節竟以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亞吏部物  
議喧然不平獨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之不特未幾  
一夔先卒改省旋亦誅死直等相副斥免公論始

明俱出立齋錄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  
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  
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  
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遂築一  
臺曰春陽藟坐其中足不出閩外者數年

出近代  
名臣錄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指斥萬安又連及劉吉至於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劉吉舉李東陽謝遷等吉深嗾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劉吉代萬安專政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丘鼎吉以為私故舊票旨云留邊方用恕又薦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

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稟白云不必深辨  
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  
等為其鷹犬者皆得京羨官吉等雖沮抑恕然以  
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附吉假劉文大建  
言命燒毀大司馬王公傳恕不自安求去始准致  
仕

出雙溪雜記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劉忠宣公以戶侍  
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為公曰邊上糧草半屬  
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

剛取袖矣公曰處天下以理不以勢安天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面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來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徃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

收糶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  
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銘臣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  
燕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  
水緩流處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  
魏使崔劼曰今歲奇寒江淮亦以七年之事可為  
之異矣

餘冬

劉瑾擅權之日歛頓關紐徇福縉紳南科殫文有  
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

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瑄事敗蒙其汲引者槩斥之彼其羅織者槩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開行

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  
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  
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綠雪亭雜言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  
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  
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  
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窠穴且駛而  
海沙閉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  
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閘也陽城昆承華亭諸



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臃脹為病四支百脉  
無不病者故疏宜興湖州諸關水歸太湖無礙則  
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  
患濬吳淞白茅之關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  
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永樂中夏忠靖公治  
之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  
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  
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然凡其  
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扶剔之蠹弊往迺具在

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扈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  
威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  
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  
曰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  
開邊竟褫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陝總制卒于邊西  
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叢其于邊徼險易  
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胸臆出奇取捷謀  
定后叢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為捺縱而人人欣

勸樂爲之用可謂得其實矣兩湖虛設錄

曾南豐記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博樓公异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爲田杭州西湖若

無東坡奏不可廢六猶吾鄞西之湖田矣海涵萬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

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

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

朝貢間有寇邊不爲大患惟嚴飭守備來則逐之

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偉進虜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紹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鬪擾攘困乃就綁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避上御文華殿

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  
公銖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彛以督  
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兪都鎮遺餘進階有差未幾  
虜以復讐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碓舂火蒸支  
解以殉也堡屏迄弗克耕種遺地騷然識者憂焉

塞齋瑣錄

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疏今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  
諭之倪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

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  
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柔窮矣不如姑遣藩臣  
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  
晚也于是衆皆從之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  
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叅議郭公緒也其言  
曰迤西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  
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  
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

孝宗重用兵從之 詔蘭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

君與按察曹副使王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參  
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徃者  
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厓遇君語其故且戒勿  
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  
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  
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  
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不答是日  
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突不可  
騎乃斬荆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戛都

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躓而君  
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羞以  
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  
相頽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  
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槊勁弩露機而環之以數  
重有譁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柰何久此君  
曰尔譁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為間耶  
曰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渡言者斬衆  
皆股慄君曰賦詩見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



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饋土  
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畧先叙  
其勞次伸其寃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  
請歸侵地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  
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人出以  
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矣  
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廵以狀聞 詔與奏事者  
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  
君考六年績迺陞四川叅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

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郊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  
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于此舉  
當國者于正人何如哉

兩湖塵談錄

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州人何景明年少能  
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  
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  
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  
一人而東陽以神童舉與敏政齊名然專以詩名  
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徃徃破常格不次

擢用寢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詢舉用真才  
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  
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  
變將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  
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之  
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  
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  
朋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于世者翕然和之  
韓文公素與東陽交厚在名士之流夢陽所作詩

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  
卿大臣景從文後文不敢畧出商量萬全之策皆  
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曰事繫獄罰米  
千石輸邊二子皆罷官夢陽亦下獄東陽善終贈  
謚人之禍福不可測如此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白  
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  
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  
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

外蠻夷各回其種類達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  
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罕東左降給印  
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  
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設官降印如赤斤諸  
衛之制而擇其蕃酋之效順者封為忠王降以金  
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  
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羗  
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制不

敢生事故。曩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剋留土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携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回，不得通貢。

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雙溪雜記

筠齋湯錄卷之二終